

可歌可泣的廣州「三二九」起義

一、起義的準備工作

同盟會領導的歷次武裝起義中，最重要、影響最大的，無疑是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農曆三月二十九日）的廣州起義，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黃花崗起義」，或稱「三二九之役」。孫中山說過：「是役也，集各省革命黨之菁英，與彼虜為最後之一搏。事雖不成，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概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以之造成矣。」¹³¹這次起義，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一九一〇年廣州新軍起義的繼續。

在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後的一年裡，客觀政治局勢發展得很快。國內各種社會矛盾正在迅速激化，革命時機日趨成熟。但當時許多革命者對這一點的認識卻十分不足。由於多次起義的失敗，特別是廣州新軍起義的失敗，他們沉浸在一片悲觀失望之中。譚人鳳說：「時在東同志概灰心，黨事已無人過問。宋鈍初亦擬避人避世，遁跡煙霞」，¹³²可是，孫中山卻遇挫彌

131 孫中山：《建國方略》，《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二百零七頁。

132 譚人鳳：《石叻牌詞敘錄》，《近代史資料》，一九五六年第三期。

堅，毫不灰心。他號召人們克服危難心理，「速立志以實行革命」。他在一九一〇年十月十六日的信中，敏銳地指出了客觀形勢中有利因素的增长，提出再接再厲、重新組織起義的任務。他說：「乃者時機日逼，外而高麗既滅，滿洲亦分，中國命運懸於一線；內而有釘門牌、收梁稅，民心大變，時有反抗。吾等新軍之運動，已普及於雲南、廣西、三江、兩湖，時機已算成熟。」¹³³應該說，孫中山這種判斷是正確的，也是難能可貴的。

十一月十三日，孫中山到了檳榔嶼，約集黃興、趙聲、胡漢民等舉行會議，商量捲土重來的計畫。當時不少人因起義失敗，心情沮喪。

加上新軍亡命南來的很多，招待安插已弄得焦頭爛額，進一步行動的費用又難以為繼。這些嚴重的困擾更使他們墮於灰心喪氣之中。孫中山卻仍然從容鎮定，滿懷信心。如上節中所述，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十三日，孫中山在馬來亞檳榔嶼召集同盟會負責人會議，決定再次在廣州發動起義。圖為會議會址。

他熱情地鼓勵著大家，從而促使他的信念強烈地感染和鼓舞了大家。黃興、趙聲等都積極支持孫中山的主張。

再度發難的地點選擇在哪裡？這次會議前曾經過反復的斟酌，最後確定在廣州，主要的著眼點仍是認為革命黨人在廣州新軍中有著較好的基礎。儘管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後第一標和炮、工、輜等營都被解散，但趙聲擔任過標統的新軍第二標以及第三標的一營並沒有牽及，力量依然保持著，巡防隊中也有一些革命黨人。因此，在他們看來，在廣州發難所能依靠的力量要比其他地區更為雄厚。

這年三月十四日，孫中山曾從美國洛杉磯致電黃興，二十八日又從檀香山給黃興寫了一封長信，提議在廣東再次發動武裝起義。五月十三日。黃興覆信中就明確提出，起義地點仍應定在廣州。他說：

弟與伯先意，以為廣東必可由省城下手，且必能由軍隊下手。此次新軍之敗，解散者雖有一標及炮（二營）、工、輜四營之多，然二標及三標之一營皆未變動。現雖有議移高州之說，恐一時尚不能實行。而巡防隊兵卒之表同情於此次反正者甚眾。

故圖廣東之事，不必於邊遠，而可於省會。邊遠雖起乃敗（以我不能交通而彼得交通故），省會一得必成。事大相懸，不可不擇（此次新軍之敗，乃在例外）。

省城一得，兵眾械足，無事不可為。134

九月四日，孫中山致書布思，催促他加快籌款，要求先支付五萬美元，並且說：「我黨在廣州新軍中的地位已有所恢復，且在極短期內將較前增強。清廷所有其他軍隊的態度亦相同，皆急切期待發起總行動的信號。」第二天，他又致函荷馬李：「我確信，起事一開始即可先攻取廣州。因為，自城內發起突擊可以隨時佔領該城，此即能避免為準備起事後從城外進攻所引起的種種麻煩。奪取廣州後，我們至少可獲得十萬支新式步槍、充足的彈藥、數百門新式大炮以及兵工廠。此外，還可獲得大量現款和物資補給。大多數領導人皆主張一開始即攻取廣州，而極不願意采其他行動。我亦認為此城自始即為我們進攻的主要目標，而且先攻此城比之後來攻取將遠為容易。」

到十一月十三日的檳榔嶼會議上，把在廣州組織發動這個打算正式確定了下來。會上還決定：起義仍以新軍為主要力量，另擇革命黨人五百名作為先鋒。計畫在佔領廣州後，由黃興率一軍出湖南以趨湖北，趙聲率一軍出江西以趨南京，長江流域各省乘此舉兵回應，會師北伐。

一九一一年一月十八日，黃興抵達香港，受孫中山的委託主持這次起義的籌備工作。月底，成立了作為起義領導機構的統籌部，以黃興為部長，趙聲為副部長。下分八課：（一）

調度課，負責運動新舊軍隊，由姚雨平任課長；（二）交通課，負責聯絡江、浙、皖、鄂、湘、桂、閩、滇各路，趙聲兼課長；（三）儲備課，負責購運軍械，胡毅生為課長；（四）編制課，負責草定規則，陳炯明為課長；（五）秘書課，負責文件，胡漢民為課長；（六）出納課，負責出納財政，李海雲為課長；（七）調查課，負責偵察敵情，羅熾揚為課長；（八）總務課，負責其他雜務，洪承點為課長。

於是，廣州起義的具體準備工作猶如緊鑼密鼓般地進行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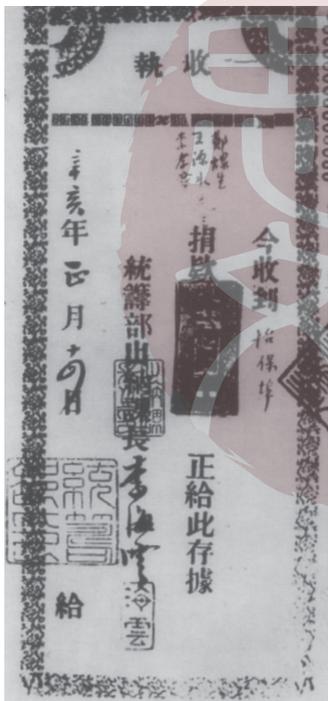
關於籌款工作進行的情況是：

檳榔嶼會議前夕，孫中山就從檳榔嶼分別致函布恩、荷馬李，委託他們在美國募款。會議結束後，黃興更親自奔走在新加坡、暹羅、芙蓉、吉隆坡、怡保、霹靂、金寶等地，到處演說，進行籌款活動。胡漢民、鄧澤如、姚雨平、謝良牧等也都分頭從事籌款。美洲方面，則由陳耀垣、馮自由、黃芸蘇等負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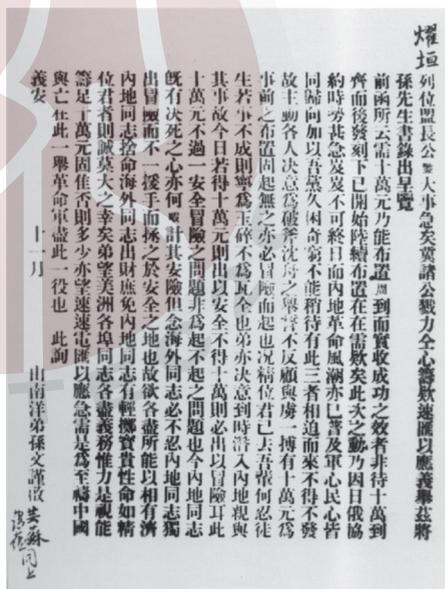
當時，籌款的工作相當艱難。鄧澤如到麻六甲向鉅賈譚佑初運動，「語革命事，極贊成。語籌餉，則以近狀窘，不肯應。其他鉅賈多同」。在麻六甲這樣一個大埠只募得三百三十三元。黃興因籌款所得與檳榔嶼會議的要求相差太遠，十分焦急，說：「現在事勢已迫。如英屬不能籌足預定之額，則全域瓦解。」；「言畢淚下。」¹³⁵

後經多方奔走，才募得十五萬七千二百一十三元，其中美洲七萬七千元，英屬南洋四萬七千六百六十三元，荷屬南洋三萬二千五百五十元。革命黨人一無所有，單憑口舌向各方面動以大義，募集如此鉅款，其艱難可想而知。

關於起義力量的準備問題，黃興在起義失敗後所寫的報告中有一段很扼要的敘述：「發動計策，原以軍界為主要。從前運動在新軍，此次調度處之設，則兼及巡防營、員警。但員警無戰鬥力，巡防營自正月舉辦清鄉，駐省不常，故仍倚新軍為主。新軍有槍無彈，所有僅備操時數響之用。則必先有死士數百發難於城內，破壞滿清



南洋華僑鄭螺生、李源水、李孝章捐款支持廣州起義的收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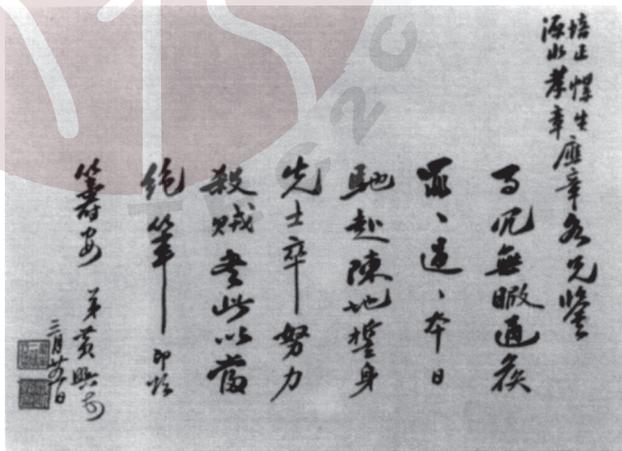


檳榔嶼會議後，孫中山發往各地的籌款通知。

在省之重要行政機關，佔領其軍械，開城門以延新軍入，然後可為完全佔領省會之計。」¹³⁶

新軍自一九一〇年春節起義失敗後，傷亡很多。

但第二標因事先槍機全部被卸，沒有參加這次起義，力量得以保存下來。這次計畫既以新軍為骨幹，聯絡工作分三期進行：第一期，檢核舊有同盟會員和各人情況，分別授予任務；第二期，調查官員中確有新思想和性質良好的，吸收他們加入同盟會；第三期對目兵中性質較好的，也吸收他們加入同盟會，並且選出其中熱心勇敢的為主動員，每隊至少二十人。這項工作由統籌部調度課長姚雨平負責。「時軍紀甚嚴，官長兵士非例假及差遣不能外出。故聯絡接洽以星期日為最多。往往一日中一機關接洽者多至百數十人，勢不能全引至機關中，故大隊接洽之惟一地點為各茶樓與城隍廟。其有較重要之人須引入機關者，亦必先易外衣，以避耳目。入黨手續，原只簽盟單。此次聯絡軍隊，另每人給一元，令其影相存部，以堅其心。」



黃興在起義前寫給同志的絕筆書。

並云統將盟單相片寄存港中總部，實則恐防洩漏，隨收隨焚。」¹³⁷作為配合力量的，有巡防營、員警、民軍等。巡防營的發動，也由姚雨平負責。「其運動方法：（一）選幹練人員運動其畢業於講武堂者；（二）運動其鄉里族戚，促其傾心；（三）運動其失意將弁，動以利害。」其中尤以吳宗禹所統三營為重點。姚雨平曾親自同該部哨官溫帶雄、陳輔臣、范秀山、范錦龍、哨長羅燦等商議舉義。員警方面發動的重點是巡警教練所，因為該所有學生二百多人，集中一處，槍支也較多，可在發難時作為策應。民軍方面，則由朱執信、胡毅生負責，聯絡對象有番禺的李福林等、南海的陸領等、三水的陸蘭清等、順德的譚義等。準備和省城同時發難，從四郊進攻廣州，作為回應。

和以前幾次不同的地方是：考慮到以往歷次起義中，臨時聯絡的軍隊、會黨等常常不能聽從指揮，所以這次又精選了一批能由起義領導機關直接掌握的骨幹隊伍，作為發難的先鋒，稱為「選鋒」。人數最初定為五百人，後來又增加到八百人。其中包括：黃興所部閩籍、川籍留學生，如林文（時壘）、方聲洞、林覺民、喻培倫（雲紀）、熊克武等；趙聲所部皖籍黨人，如宋玉琳等。起義前夕，這些選鋒絕大多數已到香港、廣州。他們的任務是要首先發難，打亂清朝在廣州的指揮機構，奪取軍械庫，打開城門，引入駐在城外的新軍，一舉佔領廣州。這是整個計畫中的一部分，並不是想單靠這支人數不多的小隊伍的突然襲擊來取得成功。

至於購買並運送槍械工作，他們事先估計「以有八百人之選鋒，則最少要有槍械六百」，所以，在日本購買槍械六百二十八支，在越南西貢購買一百六十餘支，在香港購買三十餘支，姚雨平等還自己購買了一些。為了購買和運送槍械子彈，共用去六萬五千九百八十四元。

這些槍械子彈先從各地運至香港。然後，分別藏在頭髮包、米包、外國顏料罐頭、嫁娶禮物等中，大量地秘密運入廣州。在廣州城內設立的作儲存槍械子彈等用的秘密機關，據鄒魯《廣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一書的不完全記載，不下三十八處（臨時寄居借用處還不在內）。

還有，對廣州以外其他地區的聯絡工作，一九一〇年五月十三日黃興覆孫中山信中說：「聯絡他省之軍隊及會黨，此最宜注意者。」並且還提到了東北、浙江、湖北、湖南、雲南等地。

對湖北的新軍，他更給予很大的重視。這以前，譚人鳳、趙聲、林文、宋教仁、鄒永成、劉承烈等曾經醞釀過成立中部同盟會的問題，後來因為「苦無款進行」而告停頓。一九一一年一月間，黃興、趙聲從香港函招譚人鳳和林文去港。譚人鳳「以兩湖當衝要，非先示機宜不可，黃、趙避之，乃於次日帶二千金還」。黃興還囑以「湖北方面，居正可負責任」。並托他和劉承烈帶信給居正說：「吾黨舉事，須先取得海岸交通線，以供輸入武器之便。現欽、廉雖失敗，而廣州大有可為，不久發動。望兄在武漢主持，結合新軍，速起回應。」¹³⁸譚人鳳

到湖北後，給了居正活動經費六百元，又給了孫武活動經費二百元。接著，譚、劉兩人又到湖南。當時焦達峰不在長沙。劉承烈的弟弟劉文錦在第二年回憶道：「去歲二月間，家兄承烈隨譚人鳳君來湘，召集同志在路邊井日本旅館開會。」；「譚人鳳君報告，黃先生將於三月間在廣東起事，湖南當力謀回應。時文錦任馬隊排長，軍界運動由文錦擔任。紳學界運動由文君斐、曾君傑等擔任。」¹³⁹

此外，他們還派了鄭贊臣在上海設立辦事機關，與江蘇、浙江、安徽的革命黨人聯繫；派方君瑛等前往桂林，與廣西新軍軍官中的革命黨人方聲濤、耿毅、何遂、趙正平、劉建藩等商議回應，以便連成一氣。

可見，黃興等在這次起義前對各方面的具體準備工作是考慮得比較周到，做得比較認真的，與以往歷次起義相比有了很大的進步。

二、「碧血橫飛，浩氣四塞」

一九一一年四月八日（農曆三月初十），各項準備接近就緒。在黃興主持下，召開了統籌部的發難會議，決定十路進攻計畫。確定由趙聲為總司令，黃興為副司令，這是因為趙聲曾任新軍標統，有著更豐富的軍事學識和指揮經驗。據曹亞伯記載：

辛亥三月十日開發難會議於總機關部，列席者數十人，議決十路進攻。計畫於下：一、黃興率南洋及閩省同志百人攻總督署。二、趙聲率蘇皖同志百人攻水師行台。三、徐維揚、莫紀彭率北江同志百人攻督練公所。四、陳炯明、胡毅生率民軍及東江同志百餘人防截旗滿界及佔領歸德、大北兩城樓。五、黃俠毅、梁起率東莞同志百人攻員警署、廣中協署，兼守大南門。六、姚雨平率所部百人佔領飛來廟，攻小北門，延新軍入。七、李文甫率五十人攻旗界石馬槽軍械局。八、張六村率五十人占龍王廟。九、洪承點率五十人破西槐二巷炮營。十、羅仲霍率五十人破壞電信局。此外，加設放火委員，入旗界租界九處，以備臨時放火，擾其軍心。其總司令則為趙聲，副之者黃興。¹⁴⁰

發難日期原定在四月十三日，但後來發生了兩個情況：一個是美洲和荷屬的大宗款項尚未到齊，從日本、越南購運的軍械也大部沒有及時送達；另一個是八日突然發生了同盟會會員溫生才自發地刺殺廣州將軍孚琦的事件，使清方嚴密設防。因此，幾經周折，一再改期，原來的部署被打亂，參加起義的人數大減，使預定的作戰計畫無法付諸實施，被迫不得不放棄原定的進兵計畫，又將發動起義的計畫推遲到二十六日。

同盟會吸取了上一年廣州新軍起義時臨事無人在現場指揮的教訓，而趙聲在廣州認識的

人又很多，不便過早露面，於是決定由黃興在四月二十三日先進入廣州。是日清晨，黃興致書梅培臣等：「事冗，無暇通候，罪過罪過！本日馳赴陣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殺賊。書此以當絕筆。」當晚，黃興到達廣州，在越華街小東營五號設立起義總指揮部。

黃興到達廣州後，將起義時間改定為四月二十七日（農曆三月二十九日）。確定這個日期的原因是：「預計日本、安南之械此日方能運到分配，不能不展緩一日。其次則各路選鋒齊集廣州，若過遲延，非特四月初有新軍二標退伍之訊，即機關秘密亦恐難保；經費支持，亦恐不繼。此間既不能速、又不能遲之間，消息至微，所以決定三月二十九日也。」¹⁴¹

黃興一到，廣州起義機關中的空氣頓時更加緊張起來。大家都明白，起義即將在這幾天之內進行了。這時，黨人對起義的勝利還抱著熱切的期望，心情十分興奮，行動也更加縝密。原希望這一次能一舉成功。但就在這時，整個環境卻突然出人意料地惡化了。

四月二十五、二十六日，像晴天霹靂一樣，從新軍駐地突然傳來消息：清方下令將新軍的槍機全部繳去。軍中本來就有槍少彈，現在連槍機也沒有了，槍支成了廢鐵。同時，天字碼頭等處連續駛來的長頭藍布篷船中，都載著陸續調來省城的陸路提督秦炳直所部清兵。傳來的消息越來越壞。很明顯，起義的打算已被洩露，敵人已經做了嚴密的戒備。

這時，起義領導機關陷於進退兩難的困境。起義的一切準備本已如箭在弦上，難以住手。現

在，敵人顯然有備，已經張開羅網，等候革命黨人投入。原定的計畫一下子全被打亂了。不少人認為：如果冒昧發動，無異自投羅網，已難取得預期的勝利。而這一切，又都來得那樣突然。

當時坐鎮城中、肩負指揮重任的黃興已十分彷徨，而局勢卻還在繼續惡化。「其後，城中站崗員警亦俱佩戴武裝而大索城內住戶。『黨人已遍佈城中』等等流言，幾於盡人皆知。一兩日來之風雲，轉瞬劇變。淒慘氣象，已垂罩四城。到此確認吾黨中必有偵探，已將事情告清吏矣。改期之說，已在一般同志考慮中。」¹⁴²接著，始平書院、三眼井等儲存手槍、炸藥等的重要據點相繼遭到清方軍警的襲擊和破壞。有一次老喻（培倫）搬炸藥入屋，李應生之弟聞員警自相語云：「此物想又是那東西。」陳炯明、胡毅生、朱執信以及趙聲的代表宋玉琳等也都主張緩期再舉。

正是在這種極端危急的情況下，黃興被迫在四月二十六日晨決定改期再舉，「令各部即速解散，以免搜捕之禍。」隨即致電香港總部：「省城疫發，兒女勿回家。」暗示速即停止將在香港集合待命的大批黨人繼續派來廣州。當天，城中數十秘密機關陸續收束，已經到達廣州的選鋒也開始分批撤回香港。

但是，黃興的內心是異常矛盾、異常痛苦的。為了準備這次起義，動員人這樣多，牽涉面這樣廣，大量軍械彈藥都已運入城內。所謂改期，其實何異取消？原先一切努力，至此全

部付諸東流。特別是，在黃興看來，以往起義的多次失敗已使革命黨人在海外募款的信用日益不佳。這次起義前後用款達十數萬元。如果一無成效就自行解散，以後還有何面目去對這些資助革命的海外華僑？「人將疑其誑騙，是絕後來籌款之路也。」

因此，在勢成騎虎的情況下，他決心拼個人的一死，來酬答一切。當改期的決定一作，他就對人說：「我既入五羊城，不能再出去。餘人可邁步出五羊城，惟我克強一人必死於此矣。」但是，抱有這種思想的不是黃興一人。如林文（時壞）雖明知事機敗露，難望有成，但看到黃興的決心後，也表示：「大舉不成，盡可做一場大暗殺。克強既決志，吾人攏在一起同拼命耳。」喻培倫（雲紀）也表示：「非幹不可，彼一人亦幹。」參加選鋒的人中，不少人遠曆重洋，潛返內地，本來就抱著必死的決心，不作生還的打算，這時也極力贊成。加上又傳來消息：清方調來廣州的巡防營中，也潛有黨人，準備回應。於是，當天晚間，黃興決心率領剩在廣州的一部分選鋒孤注一擲，仍按原計劃進攻兩廣總督衙門，並分兵一部分準備攻佔大北門，接應駐紮在城外的新軍入城。這時，「諸同志熱度可沸，認定此處為大暗殺，非復為軍事佈置，人數多寡不必計算，臨時能拾回多少便算一回事耳」。¹⁴³

四月二十七日（陰曆三月二十九日）傍晚五時許，黃興率領一百二十餘名「選鋒」（即敢死隊）舉事，全力攻兩廣總督署，廣州起義（即黃花崗之役）爆發。

143 陳春生：《廣州三月二十九發難決定之經過》，載《革命之宣導與發展》中《中國同盟會（四）》，第一百四十六—一百四十七頁。

當時，黃興一面電港促黨人進省，一面因留在廣州的人數已大減，只得將原定十路進攻的計畫改為四路：黃興攻兩廣總督署；姚雨平攻小北門，占飛來廟，迎新軍與防營入城；陳炯明攻巡警教練所；胡毅生以二十餘人守大南門。但香港總部得電，已來不及在舉義前率眾趕到；姚雨平、陳炯明、胡毅生三路又都沒有動。結果，只剩下了黃興一路孤軍奮戰。

黃興擔任進攻督署，所部主要是四川、福建、廣東花縣和華僑黨人。是日發難時隊員以白布纏臂為標誌，足著黑面樹膠鞋，以吹螺角為號。下午四時多，黃興集眾動員，隨即發給每人大餅一個，毛巾一方和槍械炸彈，裝束起來。朱執信本來有其他任務，正好來到，就剪去長衫下半截參加。譚人鳳從香港到廣州，見到黃興裝束已定，正在分發子彈。他立刻告訴黃興：香港黨人來不及趕到，要求他緩期發動。黃興頓足說：「老先生毋亂軍心。我不擊人，人將擊我矣！」譚人鳳記述當時情形說：「余乃整裝向克強索槍。克強忽平心靜氣曰：『先生年老，後事尚需人辦。此是決死隊，願毋往。』余曰：『群等敢死，余獨怕死耶？』克強知余志不易奪，乃以兩槍與之。誤觸機子，發一響。克強將槍奪去，連聲曰：『先生不行，先生不行！』即派人送余返競存（陳炯明）家。余時慚愧已極，蓋恐事由我敗也。」

下午五時三十分，黃興率隊從越華路小東營指揮部出發，直撲兩廣總督衙門。林文等手執螺角司號，「一時嗚嗚聲動，風起雲湧，直撲而前」。

這幾乎是一場處於絕望的戰鬥，而遭遇的卻比想像中最壞的情況還要壞。當黃興親率一百二十多人撲入兩廣總督衙門時，等待著他們的只是一座早經有備、撤退一空的房屋。「死

多人以攻入督署，空洞無一人。觀其情形，有如二三日前去者。報紙所云藩司、學司適在開審查會者，皆是捏詞。如兩司在，必有轎及儀仗各物。今一切皆無，此中非又有一最密切之偵探報告，不能有如是之靈活。」撤出衙署時，林文看見開來的巡防營，以為是預先約定前來回應的，上去招呼，反被擊斃。以後又開來一支巡防營，「見其並無相應之號，且舉槍相向」，方聲洞急發手槍，打死的卻是據說事前有聯繫的軍官溫帶雄，而負責聯繫巡防營的姚雨平等這時卻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

黃興原來把最大的希望寄託在城外的新軍身上。在沖出兩廣督署後，他從人數已很少的隊伍中還抽出徐維揚率領花縣黨人四十人去進攻小北門，想接引城外的新軍入城。萬萬沒有想到：新軍中的革命黨人根本就沒有接到何時起義的通知，根本沒有做回應起義的行動準備。據新軍中的黨人回憶：「至發難圍攻督署時，吾等軍中同志猶未知之。及知之，而北門城牆上八旗兵已滿布槍炮口，且瞄準向吾軍營房矣。吾軍中平時不發彈藥，此時望穿秋水，又不見接濟到來，以是各同志只得袖手旁觀，相對疾首而已。」不少人聽到起義已發動的消息時，只能「相率登高探望火勢，略大為之色喜，略減為之不悅，如此數次，火竟低滅，各皆喪氣，而回至平地」。「雙方失了聯絡：選鋒同志在城內望燕塘，新軍同志在燕塘望城內！」這是何等可悲的狀況！其他原先聯絡的民軍等也因宣佈改期後已經遣散，沒有來得及再集合起來。

結果，就成了一百多個「選鋒」在城裡左沖右突，孤軍奮鬥。許多人臨事表現得十分勇敢。「朱執信兄攻督署時，奮勇爭先，迥非平日文弱之態。在二門，為後列誤傷肩際，仍偕克（黃

興) 攻出大南門，遇敵相失，幸遇其門生家入，易服走出。「黃興沖出督署時，右手兩個手指被敵人擊斷，仍領著隊伍奮勇殺敵，且戰且走，後在激戰中同大隊走失，回顧已不見一人，才避入一家小店，換了衣服，避至廣州河南女同志徐宗漢所在的秘密機關。一臂已廢的喻培倫胸前掛著滿滿的一筐炸彈，奮勇地向清軍投去，敵人見之，無不喪膽。「其他隊尚有五六十人成一隊，熊克武、但懋辛、喻培倫、林尹民、林覺民等均在焉。比擬攻督練公所，未覓得其處，轉攻觀音山，三次撲上，終以人數太少而退。由是三五分離，徹夜巷戰，或飲彈，或被擒，存者遂寥寥無幾。」

香港總部接到黃興仍決定發動的來電後，立刻由趙聲、胡漢民率領在港黨人二百餘人乘夜輪趕去。四月二十八日早晨到達廣州，分頭上岸，才知道起義已在上一夜失敗，廣州的城門也已緊閉，無法再入城內，只得分別折回。趙聲迷路，摸到河南的秘密機關，同黃興相見。

這次起義失敗時被捕的黨人，已知的有三十一人。其中有林覺民、喻培倫、宋玉琳、陳可均、李文甫等。他們在敵人審訊時，都表現得十分英勇，不屈就義。現僅以林覺民烈士為例：

林覺民，字意洞，福建閩縣人。一九〇〇年入高等學堂，後曾在家鄉與人開設小學和閱報所。一九〇六年去日本自費留學。第二年，入慶應大學，專攻文科，並熟練地掌握了英、德兩國語言。一九一一年接到黃興、趙聲等準備在廣州發難的信後，離日赴港。四月二十三日，與林文、陳可均等入廣州。二十五日，他對同行的同志推心置腹地說：「此舉若敗，死者必多，定能感動同胞。今日同胞非不知革命為救國惟一之手段，不可一日緩，特畏首畏尾，

未能斷絕家庭情愛耳。今試以餘論，家非有龍鍾老父庶母幼弟少婦稚兒者耶？顧肯從容就死，心之摧割，腸之寸斷，木石有知，亦當為我墜淚，況人耶？推之諸君，家族情況莫不類此，甚且身死而父母兄弟妻子不免凍餒者亦有之。故謂吾輩死而同胞尚不醒者，吾決不信也。嗟呼，使吾同胞一旦盡奮而起，克復神州，重興祖國，則吾輩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寧有憾哉？」赴義前，他又給妻子陳意映寫了一封足垂千古的絕筆書：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時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為陰間一鬼。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不能竟書而欲擱筆，又恐汝不察吾衷，謂吾忍舍汝而死，謂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為汝言之。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吾誠願與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勢觀之，天災可以死，盜賊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汙吏虐民可以死。吾輩處今日之中國，國中無地無時不可以死。」；「今舊吾與汝幸雙健，天下人人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鍾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汝幸而遇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卒不忍獨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長，所未盡者尚有萬千，汝可以模擬得之。」

這些和血和淚寫成的文字中所表達的愛國的熱忱、高尚的情操、革命豪邁決心，直到幾十年後，依然能那樣強烈地扣動著每個讀者的心弦，給後人以深刻的教育和有力的鼓舞。

被捕後，林覺民的表现也異常英勇堅定。張鳴岐、李准等審訊他時，他侃侃而談，「在堂上演說，至時局悲觀處捶胸頓足，勸清吏洗心革面，獻身為國，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將來國家安強，漢族鞏結，則吾死瞑目矣」。最後，從容就義，年僅二十四歲。¹⁴⁴

這是何等的英雄氣概！而當時像這樣的又何止林覺民一人。像林文、方聲洞、喻培倫、陳可均等殉難的情節雖各有不同，但他們所表現的崇高的愛國思想和革命精神是相同的。在這次起義中，先後犧牲的共八十六人。這是孫中山所領導的第十次武裝起義。

事後，收殮在戰鬥中犧牲和慷慨就義的七十二具屍體，由革命黨人潘達微營葬在廣州城外東



一九三八年八月，宋慶齡在廣州向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敬獻花圈。

北郊白雲山麓的紅花崗（潘改名為黃花崗），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這次起義集中了同盟會的菁英，付出了慘重代價，雖告失敗但其英勇事蹟卻極大地激勵了中國人民，震動全國，影響很大。

孫中山在美國芝加哥得悉起義失敗的不幸消息後，積極評價了這次起義，認為它使「革命之聲望從此愈振，而人心更奮發矣」。¹⁴⁵後來，他還作過進一步的評價，指出：「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¹⁴⁶又說：「是役也，集各省革命黨之精華，與彼虜為最後之一搏。事雖不成，而黃



在黃花崗起義中被捕的部分革命黨人。

145 《覆謝秋函》（一九一一年五月七日），《國父全集》第三冊，臺北一九七三年版，第一百五十一—一百五十一頁。

146 《繼承先烈遺志為國奮鬥》，《孫文選集》下冊，廣東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第一百二十七頁。

花崗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概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以之造成矣。」¹⁴⁷ 由此可見，黃花崗之役和革命形勢的高漲以及辛亥革命的爆發有著密切的關係。

自然，當時的革命者不是沒有弱點的：他們還沒有實行同工農的結合，因而力量是薄弱的；在起義的準備和組織中，也有許多不嚴密和不周全的地方。但是，當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處在千鈞一髮時，儘管革命的力量一時還很小，他們卻毅然決然、義無反顧地投入到了起義的準備和發動中。在起義前，相當認真地考慮了事情的各個方面，做了他們自以為能做的。而當起義即將發動、局勢突然發生事先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急遽惡化時，儘管起義的勝利已難以實現，他們仍然以大無畏的必死的決心進行發難，用自己的鮮血來鼓舞大眾繼續奮鬥。對這樣的革命者，我們是尊敬的，是深受感動的。至於他們的弱點和錯誤，「這是要從歷史的條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於前人的」。

這次起義經過激烈戰鬥後，終因敵我力量的對比過於懸殊而失敗了。但是烈士們所表現的崇高思想和英雄事蹟迅速傳遍全國。他們中不少人是留日學生，為了拯救祖國，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從容赴難，更對人們起了巨大的激勵作用。

在同盟會和孫中山的影響下，其他革命黨人在安徽、浙江、四川各地也先後發動了武裝起義。主要的有：一九〇七年七月，同盟會會員（兼為光復會會員）秋瑾、光復會會員徐錫

麟在安徽舉行的安慶起義；同年十一月間，同盟會會員余英、熊克武等在四川瀘州、成都、敘府發動的起義；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光復會會員、新軍隊官熊成基在安徽安慶城郊率馬、炮兩營士兵千餘人舉行的起義。他們或者遭到了失敗，或者未待發動即夭折，均未能成功。

孫中山直接或間接領導的這些武裝起義雖然先後都歸於失敗，但革命烈士的鮮血終究沒有白流，每次起義都在政治上、精神上給清朝政府以沉重打擊，並使革命黨的政治影響不斷擴大，動員和鼓舞了廣大人民群眾，激發了革命熱情，對全國範圍內不斷高漲的革命形勢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全國的人心從聰明俊達的青年學子赴湯蹈火的英勇行動中，無不感到震驚和興奮，渴望著再舉革命的早日來臨，從而為武昌起義的爆發和清朝統治的覆滅準備了條件。

革命必須團結各方面的力量，尤其要依靠廣大工農群眾的力量，否則必然會招致失敗。孫中山所組織和領導的多次革命起義，都不是以發動群眾為基礎的。有的是利用會黨力量和藉助於當地人民群眾自發的反抗鬥爭，派人前往領導，給予經濟和軍火的援助。如潮州、惠州、欽州、防城等各次起義。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只是利用會黨，把它當做單純軍事冒險的工具，很少對它進行改造，加上一部分會黨的領導權掌握在地主分子手裡，更沒有通過它去發動群眾、聯繫群眾。有的則是組織小型敢死隊，武裝奪取個別戰略據點。雲南河口的起義，就是孫中山招集幾百名革命者和會黨群眾進行的。黃花崗起義基本上也是這樣。還有的是聯繫清朝政府的新軍，單純的軍事暴動，與當地的群眾沒有聯繫。如黃興等發動的廣州新軍起義。

時間名稱主要指揮者一八九五年十月廣州起義孫中山
 一九〇〇年十月惠州三洲田起義鄭士良一九〇七年五月潮州黃岡起義陳湧波、余既成一九〇七年六月惠州七女湖起義鄧子瑜一九〇七年九月欽州、廉州、防城起義王和順一九〇七年十二月鎮南關起義黃明堂一九〇八年三月欽州、廉州、上思起義黃興一九〇八年四月河口起義黃明堂、王和順一九一〇年二月廣州新軍起義倪映典一九一一年四月廣州三·二九起義黃興

總之，儘管發動這些起義的類型不一樣，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沒有廣泛發動和組織廣大群眾。孫中山等既沒有建立起一支強大的、群眾基礎雄厚的革命軍，也不知道軍事鬥爭要和群眾鬥爭並進的道理，不懂得去發動民主革命的主力軍——農民，只是進行單純的軍事冒險。也正因為這樣，起義的規模不大，群眾基礎不廣，所以一經敵人調集兵力反撲，就形成眾寡懸殊的不利形勢，常常使自己處於孤軍奮戰的境地，結果都因寡不敵眾而相繼遭到失敗。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深刻的教訓。

時間	名稱	主要指揮者
1895年10月	廣州起義	孫中山
1900年10月	惠州三洲田起義	鄭士良
1907年5月	潮州黃岡起義	陳湧波、余既成
1907年6月	惠州七女湖起義	鄧子瑜
1907年9月	欽州、廉州、防城起義	王和順
1907年12月	鎮南關起義	黃明堂
1908年3月	欽州、廉州、上思起義	黃興
1908年4月	河口起義	黃明堂、王和順
1910年2月	廣州新軍起義	倪映典
1911年4月	廣州三·二九起義	黃興

孫中山發動和領導的十次武裝反清起義簡表。